

读史两则

瞭古望今

◎凌金位

一、读书不求官

《颜氏家训》中记载了两则勤奋好学的故事。

其一：“梁世彭城刘绮，交州刺史勃之孙，早孤家贫，灯烛难办，常买荻尺寸折之，然（通“燃”）明夜读。孝元初出会稽，精选寮室（意为官员的文采），绮以才华，为国常侍兼记室，殊蒙礼遇，终于金紫光禄。”

其二：“朱詹，世居江陵，后出扬都，好学，家贫无资，累日不爨，乃时吞纸以实腹。寒无毡被，抱犬而卧，犬亦饥虚，起行盗食，呼之不至，哀声动邻，犹不废业，卒成学士，官至镇南录事参军，为孝元所礼。”

两位读书人都学业有成做了官，兑现了孔子的那句至理名言——学而优则仕。仔细想想“读书做官论”也有道理，书读好了做官总比没有读好书而做官强吧？社会上的“外行领导内行”不就是书没读好就去做官吗？

但是，我这么说并不完全认同读书就是为了做官。人生在世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，不一定非得做官。荀子早已说过：“学者非必为仕，而仕者必如学。”

于我而言，读书就是为了明白更多的道理。明白事理的方法或途径只有两种，一种是直接经验，亦即通过实践使自己增长才干，明白道理。然而，人的生命毕竟有限，事事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的，因此从书中获得间接经验或智慧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是以书籍的形式保存的，而读书就是享受这些成果并把它们据为己有的过程。周国平说：“读者是一个美好的身份。每个人在一生中会有各种其他的身份，例如学生、教师、作家、工程师、企业家等，但是，如果不同时也是一个读者，这个人就肯定存在着某种缺陷。历史上有许多伟大人物，在他们众所周知的声誉背后，往往有一个人所不知的身份，便是终身读者，即一辈子爱读书的人。”

摆正了读书的心态，我们才能得到读书的快乐，我们的心一下子会被书中的世界所照亮。有了这份心境，才算一个真正的读书人，才能超然物外，甚至有所创见。

二、写作不赚钱

孟子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：做官不是因为贫困，但有时候是因为贫困才去做官；如果因为贫困才去做官，就应该拒绝高位，担任卑职，拒绝厚禄，接受薄俸；那么到底担任什么样的职务较合适呢？像“抱关击柝”（守关打更）这样的工作比较合适，孟子把他的祖师爷孔子搬出来举例论证，孔子曾经做过负责仓库保管与牲口饲养这样的小官，孔子尽心尽职地完成了本职工作后，不无自豪地说，身为仓库保管科长，只要每天的核算没差错就可以了，身为牲口饲养主任，只要牛羊肥壮就可以了，云云。

孟子接着说，如果一个人地位卑微却要议论国家大事，这是错误的。许多人听到此言一定会不舒服——这不是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的另一说法吗？别急！孟子没有偏心，他接着说，如果在朝廷上担任要职，却不能使自己的正确主张得以推行，那也是一种耻辱。概括起来，孟子的这番话秉承了孔子的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、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思想。

也不知为什么，我在品读孟子此番谠言时，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个话题：怎样做一个有良知的文学作者？

不妨步孟子之后尝试着演绎一下心中所思所想：写作不仅仅是为了赚钱，但有的人确实是为赚钱才去写作；如果仅仅为了赚钱才去写作，那就应该降低自己的姿态，别去涉足纯文学，把写作方向转移到通俗文学，甚至广告软文等方面去，这样才能实现你的“钱景”。社会上有一种说法，一流作者受三流待遇，三流作者创一流收入——一个文学作者如果文穷志短却要装高雅、充斯文，满嘴巴“风雅颂”，一肚子“钱钱钱”，这是错误的；如果因为接受一点赞助就歪曲事实，弄虚作假，蒙蔽群众，更是错上加错；如果一个文学作者进了专业作家的队伍，衣食无虞，却笔杆生锈，江郎才尽，那也是一种耻辱。

作家必定是要码字的，但码字的未必都是作家。作家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一项神圣的职业。当下许多从事码字工作的人都自封为“作家”，名片如雪花飞舞，这是对“作家”称号的不恭。当然，暂且自封也无妨，还不止于上纲上线。等到老来徒有虚名，一事无成改称为写作方面的“抱关击柝”者——亦即“写手”也不晚。



心头鱼尾鞭

有所忆

◎江泽涵

去老家山上踏青，想着亲近一下人气，在凉亭基便下了车。此地就一户人家，二层瓦屋靠山而坐。侧旁是通向后山顶的小阶，很清楚地记得屋后有个水池。据说屋主已作古多年。

沿途瓦舍苍苍，炊烟袅袅。偶尔遇到一个熟人，简单一番寒暄。过了我家老屋，再无人家。左边碧水如镜，右边青田如波，悠悠漫步到山麓，拾阶而上。山顶与世隔离，只有一座古庙，宛若一方净土。

我的心头忽地颇不宁。我仿佛听见我的心“嗖”的一声，不敢再看庙中菩萨的眼睛。

我小时候特别得馋，每天爬山下水就为觅到一二珍味。有几回，我把目标锁在这座古庙，糕饼和水果多得是，也便于下手偷吃。每次抬头，总见那菩萨直直地看着我，“嘻嘻！”我扮了个鬼脸。善男信女见贡品少了，赶紧跪下祝祷，这让我不痛快，在梨头上大大咬上一口，再放回！他们见了还一个劲磕头，而且不敢对人说起。

我当年都不怕，如今怎么怕了呢？是的，我想起来

就害怕。是畏惧神明么？不，我是一个无神论者。

我在凉亭基也有过一件孽事。那户人家后院的水池里，养着老大一尾鱼，它的尾巴甩得非常惬意。我生了一个念头：吃了它！为做得隐蔽，我捧起鱼就往后山上跑，但它的劲道好大，一路滑落。直到后山腰的巨石旁，燃起备好的柴火。我拽着一根细棍，要捅进它的嘴里去。鱼挣扎得更拼命了，尾巴狠狠地甩在我的手背上。我却怎么也对不准它的嘴。我真的火了，开始挖鱼鳞，费了好大劲，才挖下两片，但我的指甲缝已渗出了血。至此，我已没了半点吃的兴致。见它还活蹦乱跳的，我将它抱回了水池。

后来我不那么馋了，或许人大了的缘故，也没将那些事放心上，乃至淡忘，至很多年之后才又想起。然而，我路过凉亭基的时候，也仿佛感觉到那鱼的尾巴像鞭子一样狠狠落在了我的心头。

有些事，并不是可以在回忆中淡忘，自己就真的能与之没有干系。神佛、菩萨，恐怕也不是真的没有，那应该就是我们人的本心吧。可能是我多年的读书、历练和反思，让我从不怕到怕，感受到了菩萨眼、鱼尾鞭的存在。所以说，做人要扪心自问。

虎头山下

行走



◎沈潇潇

前些天，相约周末去爬山、喝茶，我欣然应诺。在集中候车时还不晓何处是目的地，也不问，跟车走就是。过中山路，经金钟路，沿金海路，再拐入站前路，近奉化火车站，向左穿一座铁路桥洞，几个绕来弯去，车停。下得车来，仰头望，兜头一座岩石峥嵘的峰峦。凝视片刻，目光下移，依次是郁郁的茂林修竹、嫩绿的茶园。近处山脚边是几座民国风青砖瓦房，曰“雨易山房”。心里暗赞：果然佳处！

出车门时一阵短暂颤栗让人体验到了春寒料峭滋味。不过，一会儿就热了，并且出汗，这是在爬山时。隔夜的雨，使山道分外泥泞滑溜，有两位同行不知是有先见之明还是知难而退，一望云雾笼罩的山峰，就打开车子后备箱取出渔具，选择了钓鱼。爬山先经过茶园。四月初正是采摘雨前茶的繁忙季节，大群穿着蓝色塑料雨衣的女子，不即不离地散落在绿色里，叽叽喳喳声中，有本地人，更多是外地人。独有一位蓝衣人不声不响，游离于热闹的人群，待走近，原是一位采茶郎。问他采一斤鲜叶多少工钱，答六元，问一天能采多少斤，答五六十斤。放眼看去，几百亩茶园沿缓坡逶迤曲折，一道道茶畦像是五线谱写在山坡，那些采茶者似音符跳动，其韵律和气势难以尽表。

穿过茶园，山路陡然崎岖。刚上了短短一程，就有人一个坐蹲跌，沾上一裤子泥泞，于是对前途不再抱希望，黯然退场。有两人也被吓退，嘴上却说是帮跌倒者寻水“洗屁股”。越往上山势越陡，叫声、笑声不时响起，惊险场面也屡屡出现。遇一险处，正无可施时，发现有一条结实长绳垂着，众人拉着这条救命绳，好不容易攀上了山岗。因为只顾低头看坡，有人错以为这山岗就是山顶，可再向上望去：山顶还在南方，还有一大半路，并且当中还隔着一道不浅的山沟。所有不想“洗屁股”的人，顿失登顶决心。好在此地风景不错，远近青峰层层叠叠，浓浓淡淡。往东北看，连绵峰峦中有一峰突起，有人认出是有些小名气的笔架山；往东南看，可望见莼湖九峰山，于是有人念叨起“三月三，（去九峰寺）看牡丹”，再往下看是一泓清波，极养眼。有人疑是九峰水库，其实，这是横坑水库。而往西边望去，有覆船山，与奉化城西的曰岭遥相对望，走进那一则当地家喻户晓，类似望夫石的传说。这时，一列动车滑进视野，使思绪从凄婉的爱情传说中重回现实。

下山的路仍然不好走。七八个人，距离拉开了好几十米，下山时间错开了一刻钟以上，相见山路之泥泞难走程度。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，在茶园和丛林的交界处，那坐蹲跌者居然还在溪边“洗屁股”。一问，原来这已是她的第四个坐蹲跌！又让爬山者哂笑的是，两位钓鱼者连半根鱼毛都没钓着。最有收获的当是那两位半途借故溜号者，她们采了小小篮的茶叶。中饭后，在雨易山房的电炒锅里现炒，引来不少人围观，还问这问那的，错以为她们是在作专业示范。下午在茶室里边品尝这活色生香的茶，难得玩一回扑克，竟全程神清气爽，省去了惯常的午睡。晚餐时，想起白天没攀上的那座峥嵘山峰，便向一位山房主人打听，答是虎头山。怪不得，虎头岂是我们能摸得的？

总第 5866 期
投稿邮箱：essay@cmnb.com.cn

看男科 到欧亚



宁波欧亚男科医院

OUYA MAN'S HOSPITAL OF NINGBO



健康热线：0574-2785 9999 院址：海曙区解放南路8号（兴宁桥西、天元大厦对面） 网址：WWW.NBNKYY.COM